

攀古小廬雜著

攀古小廬雜著卷五

日照許瀚

小學說

求古韵八例

未有字先有音不明古音無以識古訓也古書多假借假借必同音不識古韵部分無以辨假借也是故治小學必自求古韵始求古韵之道有八一日諧聲說文某字某聲是也二曰重文說文所載古文籀文奇字篆文或从某者是也三曰異文經傳文同字異漢儒注某讀爲某者是也四曰音讀漢儒注某讀如某某讀若某者是也五曰音訓如仁人義宜庠養序射天神引出萬物地祇提出萬物者是也六曰疊韵如崔嵬殽殽僂汚

邪是也七曰方言子雲所錄是其專書故書雅記亦多存者流變實繁宜慎擇矣八曰韵語九經楚詞周秦諸子兩漢有韵之文是也盡此八者古韵之條理秩如矣而字母四聲反切之說不與焉

轉注舉例

六書起於象形指事而指事字兼用象形字爲之許氏所謂文也會意諧聲字則用象形指事字爲之且互用會意諧聲字爲之許氏所謂字也文字至會意諧聲形聲相益孳乳不窮備矣而其用猶未廣也轉注假借不更造字第取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字用之假借係乎音轉注主乎義假借之字義本有專屬而依音相託不復顧其本義轉注之字義不能獨據而推義相及

凡爲物之通名假借必同音轉注必同義假借一字可當數字
轉注數字可當一字大抵對則細別散則大同有轉注假借而
後文字之用乃推廣於無窮自來言六書者於轉注尤多歧說
其失總由韋異許氏今以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八字爲範圍以
考老二字爲準則觸類引申而得其例有七由七例旁推之又
有變例其不在此例者則非轉注也凡部首以所屬之字爲義
而所用爲義之字又以部首爲義者一老爲部首考凡从某之
爲所屬字字卽以所以之字爲義及同部中同以所以之字爲義者二凡
从某之字卽與所以之字同義及同部中同與所以之字同義
者三同部中其義相同者四同部中其義相須者五同部中其
義遞轉相承者六同部中其義展轉相釋者七凡此七例有一

部中俱備者有一部中僅一二見者有一部中絕無者有一部

中全為轉注者今就備於一部者發其凡餘可類推矣如走部

走趨也是部首以所屬之字為義趨走也是所用為義之字又

以部首為義也

此即考老之例

趨以走即訓走是以所以之字為義趨

訓走趨趨趨趨皆訓走是同以所以之字為義也

若艸部諸

諸本也不在此例錢氏養新錄所謂與篆文連讀者也或曰許君明言凡某之屬皆从某則从某之字未有不以所以之字為義者曰是有分別之義有統同之義分別者有專屬統同者為通名如趨為走輕趨為走頓趨為走頓兒趨為急走趨為狂走趨為舉尾走趨為著緣木走皆走也而走各有

走趨也

亦訓趨是與所以之字同義赴趨也趨亦訓趨是同與所以之

字同義也趨趨趨皆訓疾趨趨皆訓動趨趨趨趨皆訓行

見趨蹇皆訓走見趨趨趨趨皆訓走意是謂其義相同

若

趙也趙行趙趨也一曰行曲脊兒趙趨趨也是謂其義相須字一

不能成義必連用字而後
成義其文多變聲疊韻
走趨也赴趨也趨走也趨超

特也超跳也跳越趨雀行也趨趨趨也趨遠也趙趙趙也一曰

行兒越行輕兒一曰越舉足也

類是謂其義迭轉相承孫氏平津館重刊宋本說文序云選一首如禎祥祉福祐同在示部也

同義相受如禱祥也祥祉福也福
也同義轉注以明之卽此例 趁趙也趙趁也是謂其義展

轉相釋 此戴氏段氏所謂互訓也。戴段以此等與考老一例。今按考老一部首一所屬字此則但爲同部字與考老小

此其正例也夫轉運也注灌也運以輪言灌以水言如

輪之運轉水之灌注循環無端由此及彼無窮盡也轉注假借

皆兩字平列非如象形指事會意諧聲之例

象形指事會意諸聲定字之體轉注假借
廣字之用不同類部眾作諸聲似勝班許
說文本部許氏所謂建類一首也部不同非轉注必求諸同部
同義許氏所謂同意相受也義不同非轉注同部同義則其字
必可以相代蓋轉注所以廣文字之用與假借同功凡以供臨
文者之挹彼注茲左宜右有不使一字膠於一用焉耳其有時
可以相代有時不可以相代者則散文對文之別也若夫不同
部亦得爲轉注者必其部首一形相生一意相成異名同物異
體同名一形相生近如玉珏中艸辨口叩品品遠如自見人衣
辛辛一意相成如口欠又手巾衣異名同物如佳鳥燕乙異體
同名如古文大籀文大作介籀文人古文奇字人作儿此雖不
同部其部首固有相通之道猶是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也此其

變例也至若部首之義絕不相屬雖或同義互訓皆不得爲轉注爲其非一首也猶假借無其字而託以音爲假借有其字而通以音亦得爲假借音同爲假借音不同而音相近亦得爲假借若字音迥殊則必不得爲假借矣至於既同部同義而又同音如考老同幽部韵走趨同侯部韵蓄蓄同之部韵策荊同支部韵則音之適合非例也

說文解字答問

許叔重說文解字敘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與字固有別矣又云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又似以篆爲文解說爲字蓋對言之則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散言之則文字可通稱也

首基同訓爲始者當之並欲通之釋詁全篇夫豈許君意哉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觀三代兩漢之書既有其字而仍多爲假借古者書皆口授學者傳之竹帛倉猝不得其字則依聲相代蓋轉注專主義假借專主聲無其字而託以音爲假借有其字而通以音亦得爲假借音同爲假借音不同而音相近亦得爲假借若字音迥殊則必不得爲假借矣許君所引經傳與今本多異同而其意在明假借者爲多如書嶋夷作嶋夷平秩作平歸案嶋夷在青州陽谷嶋封嶋之山在吳楚之閒汪芒之國許蓋謂嶋本字而嶋假借也歸爵之次第也秩積也許蓋謂歸本字而秩假借也又有一經數引不同者如汜下引詩江有汜汜下又引作汜永下引詩江之永矣美下又引

作諛案汜水別復入水也涸水也許蓋謂汜本字而涸假借也
永長也競水長也許蓋謂競本字而永假借也其時詩有齊魯
韓毛書有古文今文許君互見並微有深意存焉而或者以岐
出疑其矛盾淺矣許書有言讀若者比況其音也讀若之字與
諧聲合聲同者也如璫讀若倉曉讀若龙之類是也讀若之字
與諧聲不合聲近者也如茗讀若威檣讀若莢之類是也而假
借之義亦卽寓於讀若之中如甞讀若許而古今以爲氏者皆
作許於讀若偃而古今以爲名者皆作偃推之管篤受標園驛
顯焦不可枚舉而其變又作讀與某同者此類尤夥其云以爲
者用彼爲此也如來周所受瑞麥來舞也而以爲行來之來鳥
孝鳥也而以爲烏呼字朋古文鳳神鳥也而以爲朋黨字是本

無其字依聲託事之明證也其云古文以爲者如𠂔下云古文以爲巧𠂔下云古文以爲賢𠂔下云古文以爲魯衛之魯亦皆所謂依聲託事者而與來烏朋等字微有本有字本無字之分來烏朋等字假借之後終古未嘗製正字𠂔𠂔𠂔等字假借之後復有正字故明其爲古文以爲也明乎許君稱經之旨與夫讀若以爲古文以爲之說而假借之義益明又其序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而亦有以篆文爲重文者如上之重文上下之重文下皆篆文者是蓋重文爲古籀者卽正文爲篆文重文爲篆文者卽正文爲古籀鄭康成注禮參用古今文循此例也古籀之外又有奇字古文之別體也又有或體篆文之別體也又有俗體又或體之別體也許書古文宗孔氏篆文宗倉頡篇一字

而數古文皆孔氏奇字則異孔氏者也一字而數或體皆倉頡俗體則異倉頡者也異孔氏異倉頡而取之者爲其猶合乎六書也此重文之例也顧重文之在同部者易曉重文之在異部者難知如叫與畱逾與踰越與蹠與述之類連數難終或疑此有重複錯亂則又不然請卽有明文者徵之如首古文百百之重文也而自爲部儿古文奇字人人之重文也而自爲部介籀文大大之重文也而自爲部此必不可易者也哥古人以爲訶字哥訶重文也而訶在欠部爲歌之重文古文以爲覲字覲覲重文也而覲在面部其重文作𠂔此又不可易者也然則分寄重文於眾部謂非許君之妙用哉又有一字複見各部者如右在口部又見又部吁在口部又見于部歔爲嘯籀文又見欠

部給爲馨古文又見車部慙爲哲或體又見心部類以者蓋三十餘事而爲徐鼎臣校出者十八事類以爲重出許書傳寫日久重字衍文誠不能免然如難艸部又爲然重文校以汪節則幾之誤也踞足部又爲居重文校以繫傳則是之誤也此非重而誤爲重也至若章爲城章不妨又爲墉之古文湮爲河津不妨又爲唾之或體此雖重而不得爲重也九千文星羅碁布參伍錯綜殆有不可方物者矣大徐小徐皆爲許氏功臣而傳本互異若覓若止若會大徐本無若漾若潏小徐本又無或部居移易小徐本昂次畐後衆次克前是也或說解闕佚小徐本羈麻等字是也尤可異者小徐疑義云說文無崔疑崔推從崖省而崔在山部通釋云說文無榛以楷字當之而榛在木部屢經

後人增改傳會傳寫遺脫非其舊矣蓋嘗考之繫傳自尤延之
李公父王伯厚所見無完本其二十五卷全闕張次立以大徐
本補之大徐新脩十九文分載各部當亦一手所補他如盈如
櫻如難亦皆依大徐本增入舊本身欲次无鬼象諸部及
部說解皆闕本部心部闕佚尤多今本或一一完具詫爲驚
人秘笈覈以大徐本及韵會仍係後入補綴何也大徐用孫愐
音小徐則朱翱音大徐與諸儒奉敕校故云臣鉉等案小徐自
著書故止云臣錯補者依大徐並錄孫音又或改臣鉉等案爲
臣錯等案則灼然知其爲采自大徐矣其補以韵會者雖多依
朱音爲反語彌縫較工然亦時或用韵會者剗剗之迹卒不可
掩陸儼山跋楊升菴石鼓文音釋云若所從來果有的據豈非

千古之一快哉如以補綴爲奇固不若闕疑之爲愈也究觀此書何以異是哉

右呂鶴田給諫崇實書院課題瀚擬作此篇

與王君萊友論說文或體俗體

說文重文於古文籀文奇字外又有或體俗體者皆以紀小篆之異文也或體有數種或廣其義或廣其聲廣其義者無可議廣其聲者則有古今之辨此種蓋不盡出自秦篆而亦有漢人增益之者如營司馬相如說作莒葭司馬相如說作遊莒杜林說作蓼此皆或體於莒下明言或以發其例餘可類推也然以古音部分考之營宮聲屬東部莒弓聲則屬蒸部矣葭凌聲屬蒸部遊葭聲則屬眞部矣莒支聲屬支部蓼多聲則屬歌部矣





雖皆一聲之轉而與周泰之音不合斯爲漢人增益之明證類
此者易聲或體作𠂔則也聲易支部也歌部也𠂔化聲或體
作𠂔則𠂔聲化歌部𠂔幽部也此蓋亦出自漢人增益不知何
所說則該之以或而已卽此可明制字之先後聲音之變遷
要於六書之旨無乖故許君錄之若以此遂疑爲俗體非矣不
惟或體非俗卽俗體亦猶之或體也俗者世俗所行猶玉篇言
今作某耳非對雅正言之而斥其陋也凡言俗者皆漢篆也𠂔
俗作𠂔時通行作𠂔也先俗作𠂔時通行作𠂔也𠂔俗作𠂔時
通行作𠂔也推之他字皆然漢人手跡不復可見書經傳寫已
失其真惟碑版是當時真跡而漢篆寥寥不足徵矣鄭康成氏
之注王制也曰卷俗讀也其通則曰亥以今攷之卷之讀不必

俗於衰而鄭云俗者謂記禮時世俗讀衰爲卷故記作卷字而其通則曰衰者謂通其義則本字當作衰通猶解也非謂衰通雅而卷俗鄙也許君所謂俗亦猶是矣累溯而上之一時有一時之俗許君所謂俗秦篆之俗也而秦篆卽籀文之俗籀文卽古文之俗也不然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許君而猶錄之則止句之苛何以不列於篇哉

與萊友論說文異部重文

大箸以說文重文不必類聚者爲重文亦有散見各部者又有同部不言重而實爲重文者誠爲不刊之論自有說文以來未有見及此者瀚通校全篇凡四百廿五字可謂衆矣然逐類推之似尙不無遺漏如走部趨行蹇兒一曰趨舉足也足部蹠舉

足行高也是趨踞同字也卽走部善緣木之趨讀若踞亦未必
非同字孫音之不同非許所知也走部越度也足部踐輕也糸
部蹙踰也而足部蹙卽次踰字下是越蹙蹙三字同也彳部逾
越也足部踰越也是逾踰亦同字也走部越狂走也疒部疒狂
走也疒尤聲近同部是■疒同字也卽心部訓恐之恍亦未必
非同字也疒部痛病也心部惘痛也一曰呻吟也病痛呻吟義
皆相因馬部駭驚也心部核苦也馬部駭擾也心部慄動也驚
之與苦擾之與動義亦皆相因似痛惘駭核慄皆同字也手
部摩研也石部研礪也礪石礪也而礪卽次研字下是摩礪同
字也鼃部鼃水蟲似蜥蜴魚部鰈魚名皮可爲鼓而馬部驛字
解云一曰青驪白鱗文如鼃魚詩鼃鼓作鼃夏小正剝解尙書

大傳江繹作繹是繹繹同字也虫部蟠鼠婦也鼠部鼯鼠也或曰鼠婦是蟠繹一義不同字一義同字也譬截也或作剝斷截也古文作訓截義既相同而譬之或體从專斷之古文从專本从重而即重之古文與古文斷之所从雖筆畫小異而實一字是譬斷同字也又刀部剝斷齊也一切經音義十一云剝離類作剝然則剝剝又同字矣至同部不言重而實重者如率之與筆頷之與頤亦多有之茲就所憶及者聊疏一二不能盡也未知與尊意有合否

人部倬益也衣部裨接益也土部埤增也增益也是倬裨埤三字皆以增益爲義

土部墐涂也从土堇聲部首堇黏土从土从黃省

土部塞隔也从土从突𡗗部突室也从𡗗从𠂔

爾部爾爾屬从爾曾聲瓦部𡗗也从瓦曾聲爾籀文𡗗从爾

爾部廣爾屬从爾戶聲𡗗當是从瓦部𡗗𡗗也从瓦廣聲

說文解字義證校例

剛例

有立說甚誤者宜剛

如邇往邇後之古文從𡗗桂云古文𡗗作𡗗不從止案古文

未嘗不從止惟邇邇二字之古文汲古閣本誤脫二筆作𡗗

汪刻繫傳因之其實非也宋小字本小徐韻譜及新刻景宋

繫傳皆不誤宜剛桂篆皆從大徐改之則亂其例然此特毛刻之誤並不由大徐桂誤毛刻之誤而被

之許氏究宜救正

據下云此與義美同意桂云義當爲次本書於進善也宋許
云與義美同意說從羊之意耳非必其字訓善也大徐於義
下云與善同意本此可見宋以前古本原作義桂說宜刪
有無調訓詁者宜刪

如夢注辛菜下引淮南子夢菜成列長沙定王故宮有夢園
案此祇夢字故實於辛義無關宜刪

有不足當訓詁者宜刪

如鵠下引李時珍曰鵠性易合故名鵠鵠者其聲也案鵠鵠
皆取聲爲名見顏注急就李分鵠鵠爲二義甚非宜刪 又
書中有泛及宋元人詩詞者亦擬酌刪

有牽連引書無關本字者宜刪

如奠下引汝不恭命卽連及用命賞於祖二句案此明奠恭之同義不必牽及下文宜刪

既下引易虎視眈眈卽連引其欲逐逐又引釋文逐逐劉作筵筵云遠也案此當入逐筵下於眈無涉宜刪

有牽合音韻不合部分者宜刪

如曾四聲下引左傳招我以弓與畏我有朋爲韻以證東蒸合韻案古音弓字原在蒸部不須合韻宜刪

補照字下云照聲案器爲語古文語古讀若競競古讀若疆陽部字也照烏莖切青部字也照不得爲語古文之聲宜刪
有引書前後岐異者宜刪

如祈下引周禮太祝注祈嘯也則以嘯爲叫之異文是也禱

下又引祈噪也又以噪爲禱之異文且云字當作噪案周禮注又云號呼告於神號呼卽釋噪字後說雖本集韵然實誤也宜刪

引書前後重複者宜刪

或先引在前移寫於後而未刪其前或先引於後移寫於前而未刪其後此類頗多宜細辨其宜前宜後再爲刪一存一不可刪其所存存其所刪

有補遺實見他部者宜刪

如尸部據御覽補瘠瘦也案肉部瘠瘦也御覽所引卽此而隸體變瘠作瘠耳此不應補宜刪


有補遺實非本書者宜刪

如牛部據初學記補牖字據御覽補爆字案二書引說文自
牖至爆共廿三字並無牖爆二字惟引廣志爆牛一曰犁牛
則二字非說文明矣宜刪

補例

有誤脫宜補者

如怪下引左傳少司怪司下脫寇字宜補

過下引論語楚狂接輿歌孔子過之案此當
接輿歌
而過孔子又云孔子過之宜補而過孔子又

有缺文宜補者

如篆下稱紀尚書所藏古鐘銘口公口鑿乃吉金案此是周
公華鐘見積古齋款識宜補周華二字

鳳下引抱朴子水行爲知爲黑鳳口黑故曰尙知案御覽引作鳳胃黑宜補胃字

有文義未備宜補者

如丕大也下引禹貢三苗丕敘史記夏本紀
大敘案史記夏本紀下當補作字文義方明

祇敬也歷引祇之訓敬者爲證又引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而不及注案此亦當有注云祇敬四字宜補述循也下歷引述之訓循者爲證又引論語述而不作此下更無訓循之文案此蓋欲引墨子非儒篇循而不作爲證耳宜補墨子非儒篇作循而不作十字

有引他書轉引之書與今本迥異而未明所出宜補者

如鵲下引易通卦驗夏至小暑博勞鳴博勞性好單棲其飛
覈其聲嗅嗅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案今四庫本通卦驗
作伯勞鳴又無博勞性好單棲以下五句惟藝文類聚引有
之宜補藝文類聚引五字

改例

有誤書宜改者

如微下引本書微司也案微乃臆字之誤

禘下引唐書太學博士史元琛曰案元係恭避 廟諱琛則

議字之誤 又有事於武公有事於襄公公則宮字之誤

有誤記宜改者

如微下引晉語孔晁云微蔽也案孔晁乃韋昭之誤

傍下引賈子保傳篇成王之生云云案保傳乃胎教之誤

衛下引小宰國有故則令宿案小宰乃宮正之誤

蘊下引孟詵口蘊去水氣滿孟詵乃甄權之誤

莠下引論語惡莠恐其亂苗也論語乃孟子之誤

有誤信宜改者

如鳴下引淮南時則訓仲冬之月鴉鳴不鳴高注鴉鳴夜鳴
求旦之鳥陰盛故不鳴鴉音天桂所據淮南不知是何本鴉
從千旁而又音天其所引高注首句亦見他書引之或舊有
此本今莊校本高注作鴉鳴山鳥是月陰盛故不鳴也下無
鴉音天三字案莊本是也鴉字斷不能從千斷不能音天鴉
或作鴉或作侃或通雁古音皆屬元部又或作曷作渴作鵞

則屬祭部古元祭二部音最相近字多相轉若從干音天則屬眞部不得作鶉作侃不得轉而爲曷渴鶉矣細審音天當是音于字之誤也桂君不察其失又特將鶉字勞手自改千是眞信爲音天矣今悉依莊校本改正後見明張象賢本鶉作鶉下側注一天字高注首句與桂引同桂所據或卽此本愈爲愈遠矣莊本桂或未見凡桂引與明解不可盡以從莊

有誤會宜改者

如鶉下引七發鶉旦鳴焉李善引禮記仲冬曷旦不鳴鶉曷並音渴下卽接引郭注方言云侃旦兩音案侃旦兩音是音鶉鶉二字緊接鶉曷並音渴下似以侃旦音鶉曷矣今改作郭注方言云鶉鶉侃旦兩音

有誤稱宜改者

如呂氏春秋十二紀相引稱正月紀二月紀案呂書實作孟

春紀仲春紀今悉依原書改正

後見明雲間本孟春紀下又題子目作正月紀桂蓋本此

然其目錄作一曰孟春則正月誤也今從畢本

有增損舊本宜改者

如鮪下引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鴈鳥郭璞云未詳或云當

作駕其從馬者傳寫之誤爾案郭注原文云未詳也或曰駕

當作駕駕鵞也音加而無從馬云云今悉依原文改正又於

其從馬上加馥案二字庶較分明

有據轉引誤本與原書不符宜改者

如鳴下引周書時訓解鵠鵠不鳴鵠鵠猶鳴案此據御覽引

之耳今周書作鳴鳥不鳴鳴鳥猶鳴當依改此或於周書上加御覽引亦可

又引易通卦驗冬至鵙鳴不鳴鄭注尋應尋至也八月後

寒也案此不知據何本引今四庫本作曷旦不鳴鄭注作羣

物无至之應也而無八月句案此勝桂引宜改

附荅楊至堂先生書略

丙戌丁亥之間瀚在京師爲李方赤觀察分校此書同人厭

其蕪雜欲從事刪汰者甚衆鄙意亦云然獨安邱王萊友筠

孝廉以爲未可輕議當時不甚解其意展轉十餘年後初見

頓易竊謂說文解字字書也凡有字說文無不取資亦凡有

字無不取資於說文許冲表云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

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

事莫不畢載然則其書包孕甚廣後人爲之疏證徵采不能
不博太博則近雜理勢然也乾嘉以來學者崇說文如經幾
欲援鄭君注禮不采尸子之例精嚴極矣其實非許君本意
至於古文尙書家語孔叢之屬桂君詎不知其僞惟說文以
前之書說文所本說文以後之書本諸說文近人之說猶尙
取之諸書卽僞固魏晉閒作者古言古訓觸目皆是義有相
需何嫌取證乎書中有引鄧子或譏其杜撰當云鄧析子案
荀卿子亦曰荀子韓非子亦曰韓子鄒衍子亦曰鄒子范子
計然亦曰范子是前人引書固有此例又天字下引中庸峻
極于天或譏其不引毛詩案中庸作從山之峻鄭云峻高大
也毛詩作從馬之駿鄭云駿大也許解天曰至高無上故引

中庸訓高之峻爲證若毛詩則以峻爲大而以崧爲高非其義矣由此言之作者用心細於毫髮鹵莽如瀚輒欲縱尋斧柯誠知其難也若其顯有沿誤舛錯脫漏重複管窺所及亦未敢苟同謹擬刪補改三例每例條舉一二繕呈左右批繆之處惟祈直示勿令得罪先輩貽笑同人幸甚幸甚李觀察云瀚有用硃鉤勒之本實無其事或誤記家珊林刺史節鈔本邪總之鄙意在去其疵類毋使貽誤將來若其繁簡多寡之間未敢率意竹頭木屑皆非棄材烏知瀚所謂無用不卽桂君所謂大有用者乎至於節鈔之本曩亦聞之則是周禮節訓文獻通考詳節之流斯大木而小易五鳳樓而桑戶繩樞瀚實不敢效尤

桂注說文某先生校語條辨

帝

從上下桂引楊慎曰鍾鼎文子二孫二一段校云當引後漢書章懷太子注元二之灾不當引楊說瀚案桂引楊說取二乃古文上字句以證從上耳若後漢書鄧騭傳注與上字絕無相涉置楊引李不審義安所施今全錄其文請覆按之文云臣賢案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於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爲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

示

親乎天文以察時變下桂引晉書天文志一段內有易曰尙書曰云云校云引易當去曰字補篇名尙書并同或稱

尚書或稱書未能盡一瀚案晉志原文豈宜改從桂書之例
祐 上諱下桂云許沖上說文表在安帝建光元年是時許

公尚在自此以降諸帝名不諱蓋表上之後許公亦歿矣校

云許公雖歿諸帝名無不諱之理後人傳

此下字不可議失或寫或刻未定

眞耳段氏謂諱五廟斯爲有據瀚案段說誠是也桂說亦無

無是許公既歿其書已成諸帝之諱許所不見何由諱之桂

第就許書言不諱非謂安帝而後諸帝名遂不諱也文義本

自分明不意讀者猶或難曉段推光武以前言之桂就安帝

以後言之二說相須合之乃備大凡一書而數家注之各抒

所見不必從同若段優於桂卽改桂從段將桂優於段亦改

段從桂乎此不待明者而決也

禘 桂引漢書禮樂志一段空一格下又引文帝紀今吾聞
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校云文
帝紀接寫可不添漢書賈誼傳并同瀚案接寫與否桂書自
有大例不可亂之上條既有漢書此卽不接寫亦無庸添漢
書至賈誼傳乃如淳所引不加漢書所不待言

禘 福也下引匡謬正俗一段內有案說文解字云云校云
說文解字祇可稱本書桂注他處稱本書當爲釐一瀚案桂
注說文故稱本書顏著匡謬正俗何得亦稱本書

禘 一云善下桂云一云善者後人加之徐鍇所無校云一
云何人之說瀚案此桂復述大徐本語非泛引他說以此等
明白顯易之文猶被校者誤讀而誣訶之誠著書者萬思所

不到

福 福聲桂引本書高滿也又引魯峻韓勅二碑福作福以證畱當作畱校云漢以後碑體字畫偏傍無定未可以論六書瀚案漢人之書屢經傳刻漢人之碑當時真跡去古未遠文字流變正當據此考訂何以反不足論況此條根據說文畱字尤無可議桂君他處引金文證字一先生校云吉金不可以證雅訓今據石刻正字先生又云漢碑不可以論六書兩先生之學或有所受而要不足以難桂氏

畱 敬也下桂引史記魯世家又引夏本紀又引魯世家校者於夏本紀及下魯世家上鉤出批云當補史記二字魯世家上并同似未見前一行魯世家上固有史記二字

神

天神引

鄭注禮運云云校者改鄭注禮

運作禮禮運

某書此亦一通例不審何爲

必改

祇

桂引禮記外傳校者於禮記下外傳上鉤出不知其意

云何豈以此閒有脫文耶案禮記傳唐成伯珙書太平御覽屢引之

齋

戒潔也下桂引續漢書周澤傳校云漢書當補某傳字

論案此蓋司馬紹統之續漢書非卽班范之書何由知其在此傳

紫

燒紫焚燎以祭天神下桂謂紫當爲柴引經典釋文列

子釋文集韻類篇證之又謂焚經典作燔引釋天祭天曰燔

柴譌之其後又引釋天郭注釋文通證燒柴焚燎以祭天神之句校者於燔下引釋天批云接列子之後在釋天之前釋天不標明爾雅究是何書瀚索引書或稱大名或稱小名或兼大小名原無定列以桂書之浩繁但當於初引處兼大小名以下單書小名已足段注說文亦祇如此元始也下一引爾雅釋詁以下則但稱釋詁釋言不復加爾雅字卽如柴字下引釋天不加爾雅引祭法郊特牲王制大傳不加禮記引孝經說不原其所出與桂書體例亦復無殊入主出奴少見多怪何足深論哉

又引書武成柴望大告武成傳云燔柴郊天校云武成傳接前武成經文可省武成二字瀚案柴望大告武成是經文傳

字並不與武成連讀豈校者讀柴望大告爲句而以武成連下讀耶此本係僞古文或高明未嘗讀之

又引周若璩曰一段內有伏生安國楊子馬融鄭康成王肅杜元凱孔穎達等校云注家或稱名或稱字或不稱名或不稱字未能盡一瀚案桂引閭語以閭責桂桂不受也以桂改閭閭亦不受也如云爲桂全書而言則又不當於此處發之也

順 以事類祭天神下桂引江君聲曰一段內有禮記王制正義引五經異義云云又有許君謹案云云校云他處但稱禮某篇此有記字未能盡一又云許君說必經異義前後皆稱異義此稱許君謹案未能盡一瀚案桂引江說何能改江

從己

校者又條舉桂書斷難從者五事一曰鄧析子無析字二曰關
尹子無尹字■瀚案鄧析子無析字書內誠有之亦不過荀
卿子去卿字韓非子去非字鄒衍子去衍字之例本無不合
必欲加析字亦無不合此可聽校者爲政至關尹子無尹字
不知所指檢第二卷三字下有關子明大易衍義云云前有
校者於關下加尹字瀚已駁正之矣豈謂是乎案關子明乃
關郎之字與關尹子無涉若加尹字明大易衍義云云又可
通乎然何以校者所見略同如此真不可解

三曰韵會舉字添入本音與鼎字複重■瀚案此條亦不知所
指檢第一卷祈字引周禮■祝注祈禱也謂爲有災變號呼

告於神以求福又於禱字案云俗作禱春官大祝注所禱也
譌從木豈謂是乎此條瀚已校刪書其眉端云禱見集韻此
等字原不應載又周禮注禱字乃叫之異文故下以號呼
說之非禱字也宜刪豈偶見瀚此說而記憶未真耶既記憶
未真何遽厚誣前人

四曰峻極天字不引毛詩而引中庸 瀚案毛詩作從馬之駿
箋云駿大也中庸作從山之峻注云峻高大也桂引峻極於
天以證許解天字至高無尚之義意在中庸並非不知毛詩
有駿極于天之文而遺之也以此糾桂庸有當乎

五曰禘祭以爲不合祭 瀚案桂書可覆案也此不須辨某先
生之學翰風所欽佩此校則謬誤層出蓋其意別有在遂悞

然罔顧也瀚實不敢曲徇以獲罪於桂君爰擇其巨謬條辨
如右癸卯五月十七日三鼓艸

說文義證校例七條 改本

一證篆文者皆頂格證說解者皆低一格桂氏手定條例如此
今悉仍舊

一原書凡篆文重文皆據毛刻大徐本其有考證辨駁處具存
義證中不改易正文也有據他書引說文而今本脫逸者桂
氏用正書補於各部後名曰遺文亦有毛本錯誤徑爲改正
義證不言者則是不從毛本者也又有毛本雖誤仍而不改
亦無辨駁則是漏校者也遇此二者卽當酌歸一是亦不得
但據毛本依樣葫蘆

一校定義證重在查核所引各書有從原書引者有據他書轉引者有所引不標篇目者今悉爲之查核條補間有檢閱未徧者仍之

一所引羣書有與今本異文者如祐下引申鑒今在俗嫌篇與今本語句差異係據北堂書抄九十引嘜下引老子終日號

而不嘜與今本作嘜異係據玉篇引

傳毅本作歎即嘜字

錄下引書盡

起而策之與今本作策異係據爾雅釋言疏引

馬鄭皆同正義釋文皆有

不始邢疏似此類者悉爲著明

一所引羣書有今本之逸文者如齋下引白虎通爲補書抄九十茅下引風俗通爲補御覽九百九十六咫下引白虎通爲補通典禮十五傳下引說苑爲補類聚七十四似此類者悉

爲著明

抱經皆有輯本故得據補

一 所引小學書如蒼頡篇通俗文字林韻集等書已有輯本者則不盡補所出亦猶引用羣經古注之例至所引一切經音義原書皆不標卷數今悉補之有與所引相符者即補明某卷其有重見他卷者亦不盡補

一 原書所引如御覽類聚書抄白帖皆不盡補卷數以有類可歸較一切經音義易於查核也至有所引逸書不甚經見者爲補明某書某卷如楮下引魏王花木志爲補御覽九百六十齋下引伍輯之從征記爲補類聚三十九市下引廟記爲補三輔黃圖塞下引鮑宏塞經爲補後漢書梁冀傳注餘皆仿此

攀古小廬雜著卷六

日照許瀚

金石說

周楚公鐘

右楚公家鐘鐘陳壽卿所藏僧六舟貽我拓本案積古款識有楚公鐘公下字作同阮云不可識或釋爲守爲寧皆未確以此鐘校之當亦家字阮據摹失真耳顧家字反書其肩上有𠂔形不解何故六舟又有一鐘拓本文與積古所錄同而字體與此鐘類其家字正書上亦有𠂔下文永寶之閒又有

卷之六
疑字外彰飾別有取意非其正也圖鐘總爲一鐫字加水者水所以火也見薛書師毀敵乃鐫字作鐫特筆迹小異彼亦言鐫鐘鐘蓋鐘之似鐫于者也姑志於此俟就壽卿訪其形制焉

周楚公冢二鐘

右鐘鈕長建初尺四寸四分上廣一寸二分下廣二寸一分銘二行十六字而楚字高出界外不知何意與段下體似般字

右鍾鉦長建初尺六寸六分上廣二寸三分下廣二寸九分
銘二行十四字鑄下二字不可識

二鍾皆據六舟禪師所輯拓本摹入案積古齋款識卷三有
楚公鐸鍾銘十四字楚公自止寧大豐鍾銘又出少卿與
此二鍾同爲一人器阮云公下一字是楚公名不可識或釋
作守亦未可定姑闕疑今審此二鍾公下是家字甚明瞭疑
阮所據本字體小異傳摹失真遂不可識惟此二鍾家字上
皆有夕形一反一正不知何意其第一鍾永字下亦有夕當
是字外形飾非筆畫所應有也大下字阮疑是鐸此第一鍾
兩片又加月旁第二鍾鑄下字似从木从倒等二乃下加

一又似有一易字益不可識恐由古釋縛未必當也

周受鐘

右阮氏有古鐘鼎彝器款識摹本題曰祿康鐘釋爲受作
余服之衆康甫宏屯右寅啟朕身祿于永命用寓光我家受
共二十五字瀚據摹本諦審知所釋非是其所云服之乃通

字其所云甬宏乃虔字並一字誤分爲二通彙康虔屯右永
 命等語見薛書統姜敦阮書頌鼎頌壺頌敦康下字統敦作
 𣎵𣎵詳釋爲嗣以徵樂鼎有用錫康嗣習休屯右眉壽永命
 爲終之文耳樂鼎嗣作𣎵𣎵與此銘篆形全不相涉林本裕
 萃篆詒冊𣎵𣎵並收嗣下遵薛書也而楊鉤增廣鐘鼎篆韵
 全載薛氏篆韵嗣下有𣎵𣎵無𣎵𣎵則薛氏未敢自信也頌
 鼎作𣎵𣎵壺作𣎵𣎵敦作𣎵𣎵漸別有頌敦拓本蓋作𣎵𣎵
 器作𣎵𣎵阮釋爲虔較勝於嗣然亦未見其必然檢諸古文
 篆書虔字無類此者猝未有以易之姑從其說要以證此鐘
 𣎵𣎵與同字則無可疑據統敦頌鼎壺敦下體有𣎵有𣎵阮
 摹此鐘作𣎵𣎵蓋阮誤例爲甬宏二字摹筆亦不無失真者

矣廣誤釋寅嗣誤釋蘇辨見寶林鐘爲受釋受當是也受蓋
作器人名故取以名鐘爲下有U形疑此鐘銘本不全如
薛書齊侯鐘筠清館金石錄統叔編鐘也

咸豐四年八月朔

七年四月校訂吳子苾閣部遺書据古錄載此鐘云廿三字
與拙釋全同惟嗣字仍舊釋作蘇小異耳

十四記

周兮中鐘

右家藏拓本銘鉦開二行鼓左四行字多剝蝕其可辨者如是而已

右清館金石錄摹本銘鉦開二行鼓左三行字畫亦未完
美較輪所藏拓本則大段清皙可資補證今並摹其文并全
錄清館釋文跋語僭加審正焉跋云龔曰今乃義之省義

中所作器非一舊釋皆作平中誤吳曰省父當是省文父
釋作前文人似非省或是韵之假借瀚案筠清云龔者定菴
云吳者子苾瀚所讀筠清書卽子苾所贈子苾手疏此跋後
云芬親見此鐘實是前文人撫者因拓本剝蝕誤增損其筆
畫作首文父而反以釋前文人爲非者云是鄙說疎不可解
瀚案龔吳所據拓本瀚未得見瀚所藏拓本銘同行列異非
出一器又多剝蝕得筠清書互勘乃可讀然前文人三字則
特爲明白足證筠清誤釋前文人釋作省文父萬萬不可通
然或不知其爲前文人猶可乃明明見有釋前文人者而猶
議其非旣以前文人爲非又苦省文父難解不得已復欲以
省爲韵之假借不審韵文父又作何說況假借必同音定菴

又創爲形借之說姑無論其然否今以省韵爲假借音借乎
形借乎弗可解已至以此說被之子苾蓋成書時廣集衆說
久且忘其至名偶誤記耳阮儀徵釋齊侯器蓋爲莖實取何
子貞說既著之考證又形之詩歌他日每與人言云是瀚說
後爲瀚作漢伏生授經圖刻石詩復稱及之其誤正類是瀚
藏本第三字極濃漫校以筠清本知是大字亦尙恍惚可辨
第四字上體作林甚分明下體雖多斷筆畫殘斷不復成字
校筠清本作𠂔釋爲𠂔殊不相符豈此字兩器各異邪抑
筠清所據拓本亦小蝕摹筆有脫遺有變更邪此則須更見
精拓本乃可定耳

咸豐四年閏月廿日

右楊石卿所藏全形拓本瀚手摹其文字存之

右吳氏筠清館金石錄摹本吳君小昂云此程木盒所藏者
張叔未所藏兩面鉅開並左右皆有字文同行列異筠清館
釋云惟是十月初吉丁亥羣孫口子孫承奉口口眉壽無基
口口口考口其璋擇其吉金自作餘簋用口以喜用樂吳子
苾手疏其後云釋文錯亂今正之惟正十月初吉丁亥羣孫

兆子瑋彝其吉金自乍休鐘用匱以喜用樂口孫諸口其眉
壽無期子孫永世鼓之濫案此銘讀法由鉦閒及鼓左順行
又由鼓左及鼓右逆行至右銑之末畢子茲所釋是也然祇
就筠清館摹本正之故羣孫下兆字諸上孫字皆誤釋瑋下
有重文亦未之見瀚所摹石卿藏本視筠清館所錄雖剝蝕
較多而清背處猶足資補正今互勘兩本重定釋文如左
佳正十月初吉丁亥羣孫析子瑋彝其吉金自乍休鐘用以
獻用樂父睦諸士其利壽無期子孫永保鼓之

惟正十月說詳瀚舊跋羣孫析子瑋者子瑋人名析者析其
家財析財與子瑋子瑋因擇金作器也子瑋重文當如石鼓
文君子員逌員遊讀爲君子員逌員遊之例與子孫讀

法不同用匱以歎見薛書許子鐘匱辭誤釋匱紛始正之說
詳許子鐘跋得此彌足證薛釋之誤歎彼作喜此作歎者古
文拓本及吳摹本欠旁皆略存筆畫不辨何從以許子鐘說
文解字證之知其必歎字也用樂父兄諸士樂字拓本全不
可見賴吳摹本補父拓本作𠂔甚明吳摹作𠂔下蓋剝蝕
紋非字也五年冬初見六舟所藏程氏拓本又下筆畫屈曲
盤旋視摹本更多蓋初得是器者不知是父字就
青綠上用鉞剔兄拓本作𠂔兄旁亦甚明其右畔雖不完
成非其本有美意必是圭楊鉤增廣鐘鼎篆韵載薛韵兄下有𠂔出分
寧鐘𠂔出元子鐘此當與同也吳摹甚誤諸拓本僅存一
二筆吳摹作𠂔白甚明諸下字以韵求之或子或友或士皆
可三者必居一於此矣矧書無期子孫永世鼓之與許子鐘

萬年無期看壽母已子孫永保鼓之略同彼期作謨此摹作
甘小吳釋基謨基皆期之假借也世彼作保此據摹本子茲
釋世似不誤鼓之摹本殘泐不完已不可辨子茲釋鼓之當
亦以許子鐘意定之耳 咸豐四年八月三日

舊跋附錄

案考工記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銜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
幹又云以其鉦之長謂之甬長又云三分其甬長二在上一
在下以設其旋今所傳周公華鐘紀侯鐘一一符合此器無
所謂甬盤螭相向製絕精而於記無徵又古鐘側縣以防聲
病故旋幹在甬之前面此紐兩螭之間橫連者二度其縣必
由此則正縣矣豈古制不同考工記有未備歟其銘云佳正

十月亦難解。積古齋款識有余義鐘銘云：「惟正九月。」又邾公敦銘云：「惟邾正二月。」阮釋曰：「正二月者，用正朔也。瀚謂此云正者，夏正也。周禮鄭氏注：『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是周人以夏正爲正也。夏正十月於周爲十二月。若用周正，則當云「惟王十二月」，而不用「周正」者，周列國固不盡用周正也。」
道光廿年

周許子鐘銘釋文

惟正月初吉丁亥，鄒子繹呂鑿其吉金，自乍鈴鐘中縣，獻揚元鳴孔煌，穆餘鐘用，匱以喜用，樂嘉賓大夫及我朋友，敷越萬季，無謨，眉壽，母己子孫，永保鼓之。

右許子鐘銘。見薛氏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器銘同鐘兩面。

皆有字鉦閒各二行鼓左右各二行薛書篆文以鉦閒四行列於上中空四行鼓左右八行列於下每二行後空一行釋文鉦閒四行位置如篆文鼓左右八行則排比書之無空行讀者或不得其次序今總釋其文如右薛書屢經寫刻篆文筆畫譌誤滋多故不復摹其篆文薛跋僅考一許字餘不贊一辭其釋亦不盡確隨文訂正質我友朋臚籀文將字見說文薛釋將蓋以將爲將之假借也中縣廡揚甲縣言縣得中也廡又卑也揚飛舉也古鐘側縣又卑者又之使卑義與抑近廡揚猶言抑揚所以狀鐘之側縣也元鳴孔矍矍左旁从大下人卽光字光从火在人上此火作大疑亦之變體亦从大從火仍卽火意光之古文作𡗗亦之古文作𡗗其意可見

非从臂夾字也薛釋煌煌輝也義未協蓋以煌爲鐙之假借也鐙鐙聲也又通噲詩執競鐘鼓嚶嚶說文鐙字下漢書禮樂志引詩並作鐙鐙是也穆穆銖鐙薛兩摹兩釋皆無重文或鐘文剝蝕或拓本模糊未可定要其義則必當有重文作穆穆也用匱以喜匱一篆作匱一篆作匱明是匱字匱匱也義未協蓋以匱爲宴之假借也宴安也通作燕詩六月吉甫燕喜漢書陳湯傳引作宴喜是也鹿鳴以燕樂嘉賓之心毛傳燕安也以燕爲宴也宴樂宴喜其義同也下文云用樂嘉賓大夫及我朋友皆承上宴喜申言之卽詩之燕樂嘉賓燕及朋友也薛釋爲匱匱宗廟盛主器也用匱以喜不詞甚矣楊鉤增廣鐙鼎篆韵二十五寒載薛韵匱下篆作匱而不

所出應卽出此鐘詳其篆文从口从女口卽日之省是匱
匱益明匱从讀若溪之匚匱从讀若方之匚古文雖不甚匱
別小篆則殊也鼓越鼓从支字書所無當卽鐙字支取擊意
猶宗周鐘虢叔旅鐘寶林鐘鼓从支也越薛釋爲越一篆作
𡗗一篆作𡗘篆韵作𡗙𡗚索四篆必非越字而傳篆皆
誤惟篆韵上字近之其𡗙从匚乃籀文匚則斤論知是匠
旁今定爲越字越行見義未協蓋以越爲鎗之假借也鎗鐘
聲也淮南子說山訓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鎗然有
聲是也後漢書馬融傳鐙鎗鎗鎗章懷注云鐘鼓之聲也鐙
鎗鎗卽此鎗越矣銘皆韵語揚煌陽部喜友謀己之部

咸豐四年八月二日

周叔氏寶林鐘

右家藏拓本漢陽葉氏平安館所藏器也銘鉦間四行首行

下存六字上皆摩滅次行十字三行連重文十二字四行十字鼓左五行首行五字上二字殘缺次行五字上二字摩滅殆盡末字殘缺三行連重文五字上一字摩滅四行六字上三字摩滅下三字殘缺末行二字上一字殘缺今釋其文如左

止朕皇考叔氏

此行作器人名全摩滅不知幾字謹以下文當有父字

寶林鐘用喜侃皇考其嚴

在上數熊降余魯多福

疆佳康右屯魯用廣啓土

朕身嗣于永

所據阮本有身字此本斷缺略存字勢謹以祿康鐘知是朕身

命曰父其

命字上端微見筆畫據祿康鐘補父上字全不可辨皆字據阮釋諸

壽萬季子壽字以意補

孫元寶用宮孫以意補元字此本僅存一筆阮所據本全而葉本誤庶寶育

于宗于字以意補

右吳氏陶嘉書屋收藏拓本卽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所錄器也器今藏錢唐瞿氏銘鉦閒四行首行下存五字次
行十字三行連重文十三字兩重文皆殘缺不全四行十字
第五字斷缺鼓左五行首行五字上一字摩滅次行五字上
二字摩滅末字殘缺三行連重文五字上一字摩滅四行連
重文六字上二字摩滅末行二字完好今釋如左

作朕皇考叔

氏寶芾鐘用喜侃皇考其

嚴在上數能降余魯多福

驅佳康右屯魯用廣啓土

身嗣于永

父其眉













萬年子








永寶用享

于宗

二銘行字參差非出一器而鉦閒首行作朕以上字全摩滅
兩器則同鼓左存缺雖小異而亦大同不知何爲欲磨去作
器者人名故致此合兩本互勘阮氏氏誤釋丁鼓誤釋世廣
誤釋寅土誤釋士嗣誤釋餘多福下脫亾字寶用上脫永字
今悉正之復參以阮書祿康鐘斷者可完缺者可補文義略
具除首數字無考以下不可知者一字而已其氏釋爲丁蓋

字已半蝕拓本不精遺其上半僅露一形非兩器有異也嚴
在上翼在下見虢叔鐘嚴在上又見宗周鐘上下指事字一
載物爲上一覆物爲下故古文上字上一短下一長下字上
一長下一短所以別也此銘上與疆韵自是上字兩拓本皆
上長而下短阮摹反之於義當矣而非其實竊意古人作書
本不規規區分筆畫長短兩畫相乘篆釐易差後來變作上
下又變作上下殆非得已薛書盥和鐘不壁上一二卽是上下
二字釋者以爲上帝正以兩畫相乘上短下長不辨爲下故
也乃彼當作二而作二此當作二而作三古亦有顛倒如是
者讀者以意通之可矣數數熊熊亦見虢叔大林鐘又宗周
鐘作熊熊數數阮三釋皆以數爲愷獨孫氏續古文苑載宗

周鍾釋爲數案此鍾拓本作張叔未藏號叔鍾拓本作阮摹宗周鍾作三文互證碩豐旁而非豈旁卽阮摹此鍾作豈字雖不完要是豈非豈阮蕺號叔鍾此字雖稍蝕諦審拓本作亦是從豐從支阮云似从金乃連重文二畫誤切說互詳統叔鍾跋阮摹啟上字作釋爲寅其祿康鍾作亦釋爲寅此拓本作乃是廣字古文黃字見薛書張仲宣四聲韻載古老子及石經光字作古光黃通用也阮摹本下體作亦是黃六書統有卽其字也啟下字阮釋爲土案當是土田之土用廣啟土猶詩言日閭國百里左氏莊二十八年傳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啟土二字正與此合佳康右屯魯

用廣啟上魯土韵語  卽嗣見辭書徵樂鼎鑑敦變作 
楊鉤增廣鐘鼎篆韵並列入七志是也此鐘拓本作  阮
摹祿康鐘作  與徵樂鼎合阮摹此鐘  與鑑敦合定
爲嗣字阮釋爲餘蓋自六書統金石韵府揆古遺文等書或
餘嗣兩收或  卽  嗣分隸阮未及辨正遂沿其誤耳
朕身嗣于永命命字此拓本僅露人形以祿康鐘證之知是
命字身命年亦韵語祿康鐘廣啟下無土字廣啟朕身嗣于
永命廣者大也文義暢足此二鐘廣啟下有土字則土當屬
上爲句而朕身則屬下爲句矣 咸豐四年又七月廿六日

周毓叔大林鐘

號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

穆秉元明德御于乃辟

屯乍攸旅敢啓帥荆皇考

威義爲御于天子由天子

多錫旅休旅對天

子魯休揚用乍朕皇

考惠叔大苓餘鍾

皇考嚴在上翼在下

雖能降旅多福旅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享

右阮太師藏器拓本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釋文五鉦閒四

行鼓左六行

號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

口咏元明德口口乃辟辱

口亡口旅敢儀帥并皇考

威義口口于天子通天子

多錫旅休旅對

天子魯休揚用乚

朕皇考惠叔大琴

餘鍾鑄皇考器十二








界上下歸爵降旅多

福旅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享

右錢唐瞿世瑛藏器拓本吳氏筠清館金石錄釋文銘鉅間

四行鼓左七行吳氏以爲張叔未解元藏誤也二鐘瀚皆有
全形拓本瞿氏所藏差小於阮又闕其兩以漢應仇尺度之
阮鐘兩樂高一尺八寸五分張不及尺七寸大者字亦差大
小者字亦差小行列又小異吳氏錄瞿器云與積古齋所收
文全同古人制器一望不止鑄一器豈以爲二鐘同出一望
乎亦未詳審矣吳氏此鐘釋文出龔定菴手較阮釋多出一
字鑄又不同者十字亡儀通器十穆字雖半蝕猶可辨屯字
分明無誤而故闕之瀚所有拓本拓手未精鉅間四行多爲
墨濡侵染漫難讀鼓左七行字皆明哲今合兩本互勘惟
第廿二字阮釋爲亾通胎龔改釋爲亾按之拓本允合餘則
無一字是者彊分篆爲鐘鑄二字尤爲無理孫氏伯淵

續古文苑錄此鐘銘與阮釋大同惟爲御作克御卣作迺
作簾愷作離爲異亦無以逾於阮釋授堂金石文字續跋所
載釋文則阮釋初稍益不足據吳君小出雲蒸讀鈞清館書
手疏云此釋文多謬誤阮釋是也然則此銘當以阮釋爲優
瀚再三尋繹亦尙有數字可商者并記於此與二三同好審
正焉阮器穆作下實有重文而蝕其下畫阮漏釋器
不可辨吳錄有毓叔編鐘與此文同惟闕用作朕以下三十
六字其穆作重文甚明龔亦漏釋薛氏款識孟和鐘穆
穆帥秉明德篆作遲父鐘穆穆不顯龍光博古本作
攷古古器物銘二本作足相證明矣阮器目吳摹瞿
器作瀚所藏拓本適當墨侵處不甚分明吳摹編鐘作

阮氏款識 叔鐘有 𣎵 止 厶 之 文 阮釋爲 𣎵 屯
乍 魯亦云 乍 卽 祚 蓋謂與此鐘 𣎵 屯 乍 攸 同意也 吳亦錄之
名 井人殘鐘 摹作 𣎵 用 魯 釋爲 賁 毛 用 魯 以 毛 爲 井
人名 瀚 案 用 之 爲 止 阮誤 摹誤釋 𣎵 𣎵 二字 則以 阮釋爲
長 蓋 卽 之 𣎵 卽 毓 之 𣎵 上下 互 易 耳 然 釋爲 𣎵 字 殊 未
確 說 文 𣎵 部 以 𣎵 爲 得 之 古文 見 𣎵 部 重 出 訓 取 也 𣎵 屯 無 義
可 說 據 卽 鐘 當 是 賁 字 其 字 从 貝 非 从 見 𣎵 卽 弁 之 變 體
饒 饒 饒 同 字 辭 書 有 宋 公 饒 之 饒 鼎 宋 君 夫 人 之 饒 針
鼎 饒 皆 釋 爲 饒 實 饒 字 誤 釋 據 亦 从 奉 戠 敦 據 作 𣎵 可
證 惠 古 文 从 𣎵 作 𣎵 見 師 魃 敦 晉 姜 鼎 又 作 𣎵 是 知 𣎵
卽 弁 而 𣎵 卽 賁 矣 說 文 賁 飾 也 廣 雅 釋 詁 賁 美 也 王 高 郵

廣雅疏■謂易序卦詩白駒賁訓飾皆美之義盤庚用宏茲
賁謂用大此美績也大誥敷賁亦謂敷布文武之美功也屯
純通賁純言美且純也易釋文引王肅注賁有文飾黃白色
詩白駒鄭箋賁黃白色也呂氏春秋壹行篇孔子卜得賁曰
白而白黑而黑高誘注賁色不純也是皆以賁爲不純易賁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陸績曰震爲馬爲白李鼎祚曰皤
亦白素之貌也上九白賁虞翻曰在巽上故曰白賁干寶曰
白素也雜卦賁无色也虞翻曰賁離日在下五動巽白故无
色也是又以賁爲純白蓋賁本純白外加文飾疑於不純而
其質則純鄭氏易注云賁文飾也離爲日天文也艮爲石地
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飾成賁者也猶人君

以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德也盡責之義矣責言其外純言
其內荀子堯問篇忠誠盛於內責於外責純之義也阮器
罍器剝蝕惟存■形吳摹編鐘作■阮釋■爲攸襲不
能釋闕之吳錄於編鐘又依阮釋謂攸通悠故右旁从心而
託之於子苾子苾手疏云苾按乍攸二字亦非鄙說第廿二
字明是亾字廿三字从■从心乃愛字也瀚案子苾謂从
从心是而非卽愛字覈其本義當是匱字詩毛傳匱息也息
止也責純■匱猶言純不已也阮器作■卽手乃抚字
抚同概集韻八未概或作抚概匱古通用詩標有梅傾筐匱
之玉篇引詩作概是也編鐘作■乃悉字說文悉古文作
懸集韻八未懸悉通作匱詩假樂民之攸匱顏魯公書郭氏

懸集韵八未懸悉通作塹詩假樂民之攸塹顏魯公書郭氏

家廟碑作民之攸■是也據此知抚悉皆堅之借字也威■
下字阮釋爲孫釋克皆非上體作■似犬似虎下體不甚分
明大勢似鬲之變體疑是獻字編鐘上體吳摹作■則确是
鬲下體作■疑膚字移鬲於上耳獻膚通用獻進也貢也奏
也阮器■張器作■編鐘同卽是石鼓君子■樂之■說文
適气行兒讀若攸隸變作適書禹貢洪範攸字史記引皆作
所漢書引皆作適是適攸所三字古通用此銘適乃所之借
字獻御于天子直獻御于天子所也天子所見詩出車吉日
漢書五行志彝倫適敘應劭注云適所也敘傳東取弔于適
吉兮顏注云適亦所也汗簡載華岳碑所作■古固有以適
爲所者矣阮謂卽說文艸木實坐鹵鹵然之鹵是也而未

見瞿器及編鐘不知爲適之省又以鹵爲由謂銘言爲御事于天子之由天子於是錫放休也非矣孫莫釋爲迺益非矣

阮器

瞿器作

與阮書宗周鐘

同字阮於宗周

鐘釋爲愷愷此鐘亦釋爲愷愷云宗周鐘愷字从攴此似从金可知古文有變通矣今諦審拓本雖稍斷缺仍是与旁阮所謂似从金者乃是連重文二畫誤切耳孫釋此鐘爲離離釋宗鐘爲數數案作數是也數不見於字書以六書推之當是从攴豐聲反擊也此鐘作數數熊熊宗周鐘作熊熊數數皆以狀鐘聲之宏卽以興降福之盛猶詩云鐘鼓喤喤磬管鏞鏘降福穰穰也故此鐘下云降旅多福宗周鐘下云降余多福若愷愷則非其聲亦非其義矣孫釋此鐘爲離蓋以

阮器此字稍剝蝕而誤宗周鐘上文別有雄雄離離此既與
熊熊連文瞿器與宗周鐘字形又合定爲數字無疑又阮書
叔丁寶林鐘亦有數數熊熊之文阮摹數熊皆剝蝕不全亦
釋爲愷愷能能瀚藏有別本寶林鐘銘數熊俱完好作

與瞿與瞿器及宗周鐘正同彌足證數數之非愷愷矣

今審定釋文

統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

穆秉元明德御于乃辟賁

紀已墜旅敢啟帥荆皇考

威儀獻御于天子適天子

多錫旅休康對天

子魯休揚用作朕皇

考惠叔大琴餘鐘

皇考嚴在上翼在下

數熊降旅多福旅其

萬年

薛書號姜敦之皇考曰惠仲此號叔鐘之皇考曰惠叔惠仲

惠叔豈兄弟邪

右鐘余舊有全形搨本不綴字爲墨污者數處咸豐五年冬
在杭方可中贈此兩紙甚清皙矣鐘卽在杭瞿氏世瑛清吟
閣其先得之閩中伊墨卿先生者也筠清館金石錄摹此鐘
而釋之以爲嘉興張叔未藏蓋誤記張氏自有鐘與此文同

而行列小異此鐘鼓右七行張氏鐘則六行積古齋所藏鐘鼓右亦六行而亦與張異又蘇州顧湘舟贈我小鐘搨本則分此鐘鼓右之文刻之兩銑并剝蝕處亦同是作偽者耳至筠清釋文之誤余舊合阮鐘詳爲考辨茲不復贅云七年十二月旣望書於海豐

兩子昇缶鼎

右鼎陳壽卿藏
爲缶字見楊桓六書統兩子相向手昇之者缶器也昇之保之也寶之也器以傳世兩子昇之母敢失堅意深哉

周明我鼎

右拓本吳子苾方伯贈卽其所藏器銘情館金石錄卷四著錄云此與積古齋明我壺銘云

是一人之器

察薛書周晉姜鼎宣邴我猷我作

此銘作

筆迹小異

實則同字證以壺銘益明白矣說文義重文作𠂔云𠂔程書

義从弗王高郵讀書記七之一云弗當作

古文我


字與弗相似故譌作弗此我字既見周晉姜鼎其偏旁又見

墨子書然則此鼎固周器也既以明壺列之商器未允咸豐

四年三月六日

周扶鼎

石楊石卿錄藏器得之祥符攜如濟寧予手搨之其器兩耳

三足足中空似鬲而全體則鼎銘旣云鼎固鼎也濟寧州金石志著錄題云商父庚鬲蓋石卿自爲跋定爲鬲又釋其文云父庚作旅鼎爲其名庚定爲商器實皆不然說文古文扶作正與此合豪無可疑款足謂鬲雖經有明文然此器

實鼎與考古博古二圖所繪鬲無一合者況其銘明言鼎鼎兩同類其別在足而不專在足有時鼎用兩足亦胡不可鼎原有鬲鼎之名王復齋鐘鼎款識有唯叔鬲鼎銘云作寶鬲鼎薛書仍名唯叔鼎云言鬲鼎謂鼎足中空是矣阮書有伯

正父鼎云鼎甚小款足當是陪鼎未間以其款足輒名焉也至其器瀚目觀已審其質其工其色無一可躋之商者

周中自父鼎

右拓本翁叔均贈標其上曰鼎屬爲審釋曩錢有山嘗贈瀚敦銘云中自父作子女旅敦其用萬年筆畫視此如出一手蓋






一家所鑄薛氏鍾鼎彝器款識有王伯鼎一名王伯盞其銘云王伯作寶彝末字篆作薛釋爲盞又云考諸周禮雖

有掌玉盞之官然形制訖無所考以其方而有四足與諸方鼎悉類故附之於鼎云此器形制如何瀚未之見叔均標曰鼎知其器固鼎也說文盞黍稷在器以祀者大小徐本皆同

本不作器名解韵會引之作黍稷器所以祀者始解作器名
稽諸經典周禮甸師春人大宗伯小宗伯外宗禮記禮運詩
采蘋豐年凡言盞皆解爲菜之借字惟九嬪贊玉盞注云玉
盞王敦受黍稷器與韵會引說文義合然卽以爲器名亦是
黍稷器與鼎異用小篆从皿則可古文从鼎恐不其然王侏
哺堂集古錄於王伯鼎釋爲盞鼎二字瀚案周禮司尊彝鬱
齊醴齊盞齊故書齊爲盞鄭司農云盞讀皆爲齊和之齊說
文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然則齊與鼎連文正齊和
之義王釋是也又薛書有趙鼎一名趙盞其銘云作乃文考
父辛寶尊竊確是一字或疑卽鼎之異文鼎以和味故加
於上下體象形上體會意亦通而要非盞字

咸豐四年七月十三日

周本鼎

右拓本錢有山贈木古文作六書故引作蓋象其豐且厚非从三口也此銘下三筆皆豐腹卽古文之三口與上體連屬義視三爲勝疑此爲正體三其變體也說文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朱赤心木松柏屬从木一在其中未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徐鍇曰一記其處也木末朱皆同義其說甚當六書故則云唐本說文曰本从木从下末从木从上段氏信之篆作謬矣不知本朱末皆指事字若合木下木上爲字則會意矣許君以朱開本末之間苦心曉人段反以爲淺人類居傳會甚矣其喜順非也

周太保鼎

右拓本忘所自得舊題云鼎銘其文字與積古齋款識太保
彝同彼據趙太常摹本編入剝蝕處小異或非出一器第一
字阮釋子案薛書伯姬鼎釋恭阮書宸盤釋其其亦恭
也此字右畔與伯姬鼎宸盤同左畔加彳而釋爲予定非是
然亦非其非恭薛書乙酉父丁彝有字釋遵與此特筆畫
小異當卽一字伯姬鼎宸盤亦釋字釋與減皆史名華受書
又呼減同錫也

周父丁方鼎

平安館葉氏拓本耶尹蓋官名耶疑窳之借字說文窳窳也
害地藏也考工記匠人因窳倉城注云穿地曰窳荀子富國
篇垣窳倉廩注云窳窳也掘地藏穀也又議兵篇則必發夫
掌窳之粟以食之其掌窳者當卽窳尹矣窳亦地名春秋左
氏傳有石窳今山東長清縣東南三十里史記衛將軍驃騎
傳有南窳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及漢書窳作窳說文窳大也
史記索隱引張揖窳空也纂文窳虛大也桂氏未谷說文義
證云木工盤空曰窳或借耶字晉書古屐皆陰耶今露耶據

此窳窳𠄎通用或古地有名𠄎者亦得有𠄎尹商彥𠄎尹名也說文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从彡𠄎聲彡𠄎𠄎也从彡从文彡毛飾畫文也象形案𠄎以象毛積而三象其多非三爲定數也此銘彥下彡作𠄎蓋象毛之屈曲飾義已見不必三而後爲飾此古文篆文繁簡之異也或疑𠄎非彥卽彡之異文上从文下𠄎皆象其飾商賞通彡貝貝名山海經濁浴之水其中多文貝文𠄎通𠄎尹因受彡貝三朋之賞而作器以祀父丁也亦通

明神鼎

右鼎銘字漸磨泐而猶可辨識第三字似銅余於六舟所輯
金文見其拓本有建卿父金石印或卽其藏器不稱王而稱
帝與積古齋所錄嘉禮尊甲午簋同明神二字與甲午簋如
出一手其爲同時所造無疑阮氏以字近小篆定爲戰國秦
初稱帝時作子苾閭部謂是宋人所用祭器尤爲卓識若得
其器審定之當判然耳

邾東明鼎

右拓本顧湘舟贈不知何器以拓本揣之似是鬲而銘云鼎
鼎之款足者爲鬲或亦可通用也

卽邾卽束或釋來

亦可束木芒也象

芒束之形上畫之俯仰古文或

不

籀文鼎說文解字云籀文以鼎爲貞字此又以貞

爲鼎互相假借也邾來朋作鼎五字順讀其糾壽萬四字逆
讀年無疆用四字又順讀然後成文不知當日何以錯綜如
此又審其筆畫不似从原器拓出何時重晤湘舟面話乃可
得實耳聞蘇州預避寇氛大戶多徙遠鄉湘舟收藏至富當
無不作保全計得果此緣固所願也

咸豐四年七月
中旬兩箇書

次年九月游杭過蘇詢

舟已歸道山矣

周犀伯魚父鼎

右拓本陳壽卿同年贈銘十七字犀姓伯魚父字也戰國策
魏有犀武又有犀首史記犀首附張儀傳云犀首者魏之陰
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集解引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
虎牙將軍又秦本紀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集
解云犀首官名姓公孫名衍索隱亦云官名若虎牙之類姓
公孫名衍魏人也趙邠卿孟子注云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
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秦策王用儀
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高誘注云犀首公孫

衍也鮑彪注云公孫衍陰晉人司馬彪曰犀首魏官若今虎
牙將軍吳師道云按年表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則非官名
而韓策樛留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爲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
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武說又見衛策衛策犀首伐黃鰐彪
注云魏官也非公孫衍吳師道云據左傳南文子相衛悼公
悼公與智伯並時則犀伯非公孫衍矣司馬彪謂犀首爲魏
官以此策考之悼公元年當貞定王元年至威烈王二十三
年三晉始爲諸侯時六十餘年是時已有犀首非魏官矣意
當爲其姓名或號說見秦策然則此犀首者亦三晉之臣歟
是犀首或以爲官名或以爲姓名或以爲號古無定說趙氏
旣以衍爲魏人又云秦王之孫亦不可解廣韵犀又姓秦有

伯魚父或卽犀武之族歟咸豐四年重陽前一日

周餘叔朕鼎

右器金鑿坡傳聲得自徽州攜如浙江學使館署審拓數紙

次行第三字直銅丁僅存■形俞君叔均謂是戈頭國名从

戈之字惟戠字此當是矣瀚案俞說近是然戈从寸此銘細

審有上起之筆似非从寸案六書通餘有■二形疑此

乃𡗗字古井韓字通作𡗗𡗗叔者韓叔也朕卽叔之名爾雅
朕我也古上下通用秦漢始專爲天子之稱臣下不敢同而
周公禮殿記有高朕前人多疑之隸釋作朕云諸書多有誤
以朕爲朕者廣川書跋則云流俗謂爲高勝至宋瑋洗視知
爲高朕范蜀公當爲人道之甚詳余嘗至其處求字畫得之
爲朕字知在漢猶未有嫌不必曲辨朕爲勝也瀚案董氏
日驗石刻自應不誤洪氏則但據拓本審之或尙未諦蓋漢
時惟不許臣下稱朕未嘗不許名朕正如敕字之例漢以後
分別愈嚴遂無復敢以爲名者此器遠在周世固應無此拘
忌也

咸豐五年至前二日

周季奴姒鼎

右拓本陳壽卿贈銘三十五字雖小有蝕處皆可辨識中師
父作器人中仲通氏也師父字也父甫通男子美稱也通考
薛氏款識鼎有伯邳父伯咸父中稱父伯碩父敦有伯圖父
中莫父中駒父中酉父獻有中酉父中信父伯溫父益有叔
邦父寅叔高父壺有中考父阮氏款識鼎有叔師父伯正父

伯躬父彝有中明父敦有叔杲父中騅父中戲父中殷父有

叔殷父即中殷之訛簠簠有伯其父叔興父鬲有叔獲父盤有伯侯父

吳氏金石錄鼎有叔碩父伯頤父鬲有伯愈父敦有叔皮父

簠簠有叔山父叔家父伯愈父叔吉父盤有中戲父壺有季

良父盃有伯鼻父皆上稱伯中叔季下稱父其中戲父盤銘

末云中氏鑒知中為氏矣伯其父簠父下有周字阮釋薦

文吳子苾釋摩瀚據盃和鐘銘釋慶未定孰是要是伯其父

之名名慶字其當為麒借名慶字其當為祺借既為名

知其父為字伯為氏矣薛書又有史頤鼎與伯碩父考妣悉

同頤篆作頤又作頤說文未收字彙補頤初責切音拆

正也不知何據鄭固碑頤親誨弟隸辨云按即頤字諸碑從

臣之字或者作正如熙為熙姬為姪之類熊

君碑頤志皓首高頤碑君諱頤李嗣夫人俾涕瀚揣其以正
交頤頤皆作頤瀚案此乃隸變未可以擇古文瀚揣其以正
之意當與頤近頤頭頤頤謹兒碩頭大也頤碩義相應疑史
頤史伯碩父卽一人史其官伯其氏碩父其字頤其名也黃
齊東觀餘論云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阮云案又孟與
史伯見國語說有依據董廣川亦如此說瀚謂非是伯中叔季類薛書有孟皇父匱薛云孟氏皇父字則此中師
父應同例然亦有不可概論者左氏莊二年經有公子慶父
慶父名也八年傳則稱仲慶父仲其字矣故三十二年傳又
稱其仲其後爲仲孫氏古人以王父字爲氏也度諸器中亦
當有伯中叔季字而某父名如仲慶父之例者今不可得而
詳考矣季姁姁季姁字姁姓禹後也說文姁好也从女殳聲
詩曰靜女其姁此从殳者古从殳字或變从支殺从殳古文

作

又作

皆从支般盤从攴其見於古器銘者皆从

攴是其例說文無妣字古通用似隸續司農劉夫人碑跋云其云德配古列任似者以似爲妣也而隸釋郭輔碑云行追太妣是漢世固有妣字古器銘則借始字爲之阮氏款識頌鼎壺敦銘皇母龔妣篆皆作

釋皆作妣吳氏金石錄及

季良壺銘云作敬妣尊壺篆作

誤釋敬始吳子苾改

釋敬妣云古台吕字通用是也用言用孝考當爲孝其篆與下祖孝字無別蓋孝从老省万聲孝从老省从子而古音同部故得通借皇且帝孝且祖通皇帝皆大也非皇帝王霸之謂爾雅釋詁第三節郭注引尸子曰此皆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邢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天帝后皇辟公弘廓閎博介怛

夏模蒙賸取皆大也十有餘名其實一也瀚案澤釋通尸子
所稱當本之釋詁大之名共十有七今釋詁則三十有九皆
後人增益周公原文通天帝后皇辟公與弘廓等字同爲一
義後則增益林丞王侯君等字君亦大也後又誤於君下增
也字分爲二義彌失其真不知釋詁先釋始上下言之次釋
大縱橫言之屹然兩義並峙篇端如易之首乾坤矣自後人
誤廁君也一義疏家不能訂正乃云此三者天也人也地也
乾坤相對之物而以地在人後者以人居天地之中且尊尙
人君故進之母亦牽強傳會之甚矣乎大抵訓大者不必可
訓君訓君者無不可訓大人見林丞天帝皇王后辟公侯等
字羣書用之多作君義故毅然於君下增也字隸釋平都相

蔣君碑云於穆林烝實乾所生正用君義蔡邕獨斷皇帝皇
王后帝皆君也亦似祖述爾雅然則此經之譌漢世已然尸
子魯人與商鞅同時其時蓋猶未譌此鼎又遠在尸子前宜
其用字與周公釋詁原文相應矣皇之訓大羣書多有帝之
訓大經典絕無漸初治爾雅卽欲據尸子訂正此譌苦帝字
無切證今乃於此鼎得之金石古文之有裨小學如是哉
咸豐四年八月廿一日

尚季鼎